

# 皇矣陪都 實惟帝鄉

林士鉉

## 乾隆皇帝與滿、漢文《御製盛京賦》

滿漢文《御製盛京賦》是乾隆皇帝於乾隆八年首次東巡盛京的一篇賦作，內容含序、賦、頌三部分。乾隆皇帝藉此頌揚滿洲如何立足盛京聖地，大清何以開國立基，以及自己領導東巡祭陵的見聞與心情。《御製盛京賦》於乾隆八年寫成後，便展開多元化、多層次的再現歷程。此賦在添加了儒臣的注釋之後，即正式刊行；又作為字帖，同步進行滿漢文的篆體字改造，用以規範全國璽印。透過《御製盛京賦》除了可以觀察乾隆皇帝「賦寫帝國」的宏大手筆，同時也可了解其藝術品味與滿洲政治文化密不可分的关系。

### 滿漢文《御製盛京賦》的由來

清朝皇帝以調陵、祭祖為名，重返東北，兼具督察地方、聯絡蒙古的巡幸活動，稱之東巡。

《御製盛京賦》即是乾隆皇帝

（二七二—二七九九）首次東巡時，有感而發的精心之作。（圖一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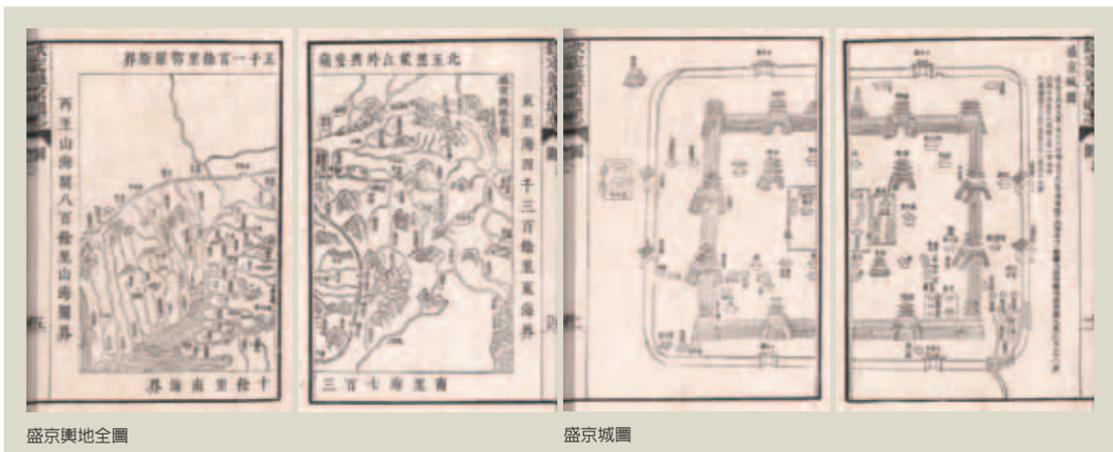
滿洲從部落到國家的發展過程中，歷經多次遷都，先後以佛阿拉、赫圖阿拉、遼陽為都城（圖二）；

直到清太祖努爾哈齊（一五五九—一六二六）於天命十年（一六二五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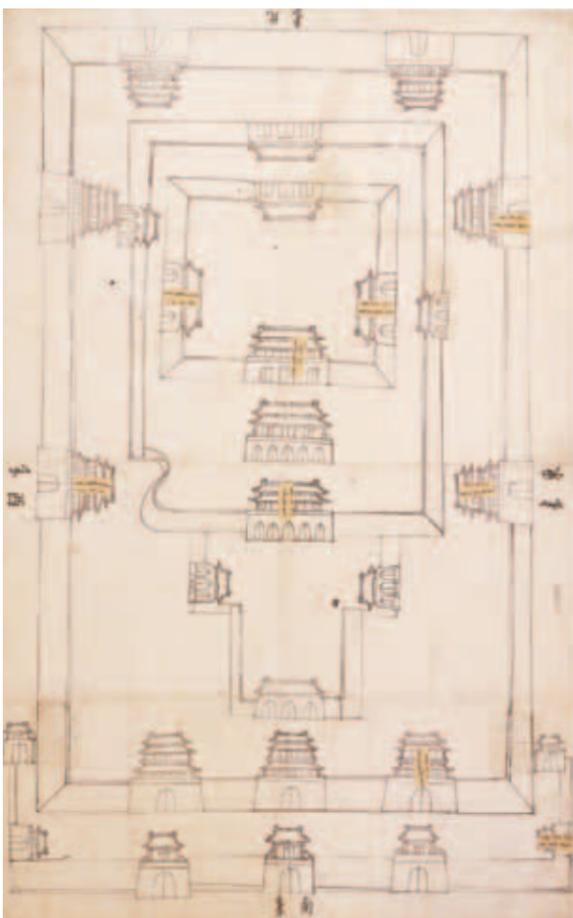
明天啓五年）遷都瀋陽，太宗皇帝皇太極（一五九二—一六四三）於天聰八年（一六三四，明崇禎七年）改瀋



圖一 《御製盛京賦》 清乾隆13年武英殿刊三十二體篆文本 32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四 《欽定盛京通志》 清乾隆12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五 滿漢文《盛京城圖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二 滿漢文《盛京輿圖》(盛京吉林黑龍江等處標注戰績輿圖) 第20冊 局部 清乾隆43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興京、永陵、赫圖阿拉相對位置及附近戰蹟說明。

陽為「天眷盛京」。(圖三)順治元年(一六四四),滿洲入關,遷都北京,始定盛京為陪都。(圖四~五)關外又建有「盛京三陵」:赫圖阿拉即「興京」(遼寧省新賓縣),於此建立永陵,為努爾哈齊父祖輩之陵園;福陵、昭陵分別奉祀努爾哈齊與皇太極帝后。致祭此盛京三陵,即是東巡的主要目的。

康熙皇帝(一六五四~一七二二)曾三次東巡,康熙十年(一六七二)首次展開東巡。此後尚有乾隆年間四次,嘉慶年間二次,道光年間一次,先後東巡十次。東巡活動歷經清朝前、中期,其意義自然不同於其他巡幸活動。

乾隆八年(一七四三)七月初八日,乾隆皇帝奉崇慶皇太后(一六九二~一七七七)首次東巡。自暢春園啓鑾,先至避暑山莊,繞道蒙古,再進入盛京地區,於十月二十五日返京,歷時三個月。(圖六)據《高宗純皇帝實錄》記載,乾隆八年十月初一日,乾隆皇帝奉皇太后駐蹕盛京,《御製盛京賦》即繫於是日。(註一)

### 《御製盛京賦》的內容

院藏數種《御製盛京賦》,年代較早的是乾隆八年武英殿刊朱墨套印本一冊,景陽宮舊藏。另有武英殿刊滿文本一冊,滿文書名讀如:han i araha nukden i fujurun bihe。(圖七)內容主體分序、賦、頌三部分,共三千三百九十餘字,且有儒臣為之作注。

### 以祖宗之心為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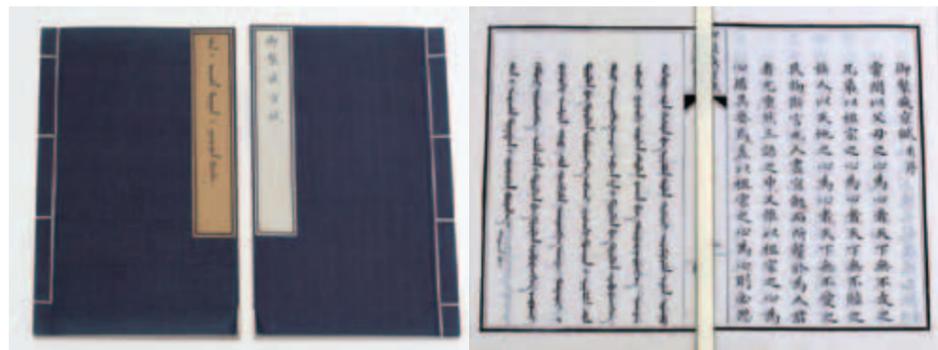
乾隆皇帝特別為這篇賦寫序,序文主要標舉「以祖宗之心為心」正是君王居心之要義。如是則必知開國立基,創業維難,知守成不易,進能畏天愛人。國君的行為必須做為兄弟的模範,整治國家又即是「以父母之心為心」的實踐。大清朝「國家肇興盛京」,猶如周朝早期創業於邠、岐一帶,盛京三陵亦如黃帝所葬之地—橋山,一樣地神聖。因此,乾隆皇帝特別說明,前往祭祖正是本朝傳統,皇

祖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,曾三次東巡盛京致祭祖陵;還解釋其父雍正皇帝(一六七八~一七三五)雖因西北邊防所累,不便舉行東巡,然而也會奉皇祖之命,往謁祖陵。乾隆皇帝決定於即位後的第八年重返東北,也是「以祖宗之心為心」的實踐。

粵我清初,肇長白山  
乾隆皇帝以賦文形式介紹滿洲的歷史:愛新覺羅姓氏誕生於長白山聖地(圖八);入關前清太祖努爾哈齊、太宗皇太極兩代從部落到國家的



圖三 《皇朝地理志》 卷13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七 滿漢文《御製盛京賦》封面、序文對照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
右：清乾隆8年武英殿刊本 左：清乾隆8年武英殿刊滿文本



圖八 滿漢文《御製盛京賦》 清乾隆8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
愛新覺羅姓氏滿漢賦文注文對照



圖九 滿漢文《御製盛京賦》 清乾隆8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
海東青滿漢賦文注文對照

宗廟。」意即：丟棄截殺的，挑選頭等殺的，若真是有左脇腹傷口，得於祖廟中使用：滿文讀如：tere arcame wahange be waiyafi sonjoho uju jergi

wahange, yarqian i hashu ergi comboli i feyginge oci, mafari jukehen de baitalara jalin。  
迢迢東巡路，蒙古部長亦來朝攀

親：除有臣工將士扈從，更伴隨著千軍萬馬。大凌河牧場的肥壤靈草，各類驪驥良駒蕃生其中。大清朝源源不絕的戰馬，足以誇耀前代，亦可致遠

創業功蹟：天命十年（一六二五）於瀋陽地區建都盛京的意義，以及當時建國的形勝規模。  
除了援引大量的古今典故，並且配合儒臣的注釋，描述了盛京地區的山景與水文，舉凡四蹄雙羽、草本林木、海錯水產等等，無所不包，將故土鄉情深植於資源富饒的自然天地之中。

故土的物產不惟繁多，尤顯神聖與珍貴，諸如猛禽海東青，「出

黑龍江，林擊則天鵝魄，甸搏則窟兔走僵」（圖九）：人參「三極五葉，氣稟地靈，功符陰陽」；東珠「九光燭天，神奇是韞，瓊瑰是生。」  
也有關於盛京故宮大政殿、十王亭等殿宇形制，以及八旗國體的配色與方位結構，賦寫井然有秩的開國規模。開國佐命功勳，首舉來歸建國的瓜爾佳氏費英東，太祖喻為「此萬人敵也」；其次有鈕祜祿氏額亦都（一五六二～一六二一）、赫舍

里氏希福（約一五八九～一六五二）共三人。（圖十）創製滿文亦是開國立基的重要大事，賦文中讚頌專司文翰的滿洲正藍旗達海（約一五九五～一六三二），他除了參與滿文創製，又增加圈點及外字，完備滿文。  
賦文除了回顧往史，東巡活動亦是賦寫重點。八旗將士之行陣壯闊，踞虎搏熊，圍獵之後，挑選上等獵物，遵古禮祭祖。賦云：「舍彼踐毛，擇其上殺，允惟左肱，以奉



柳條邊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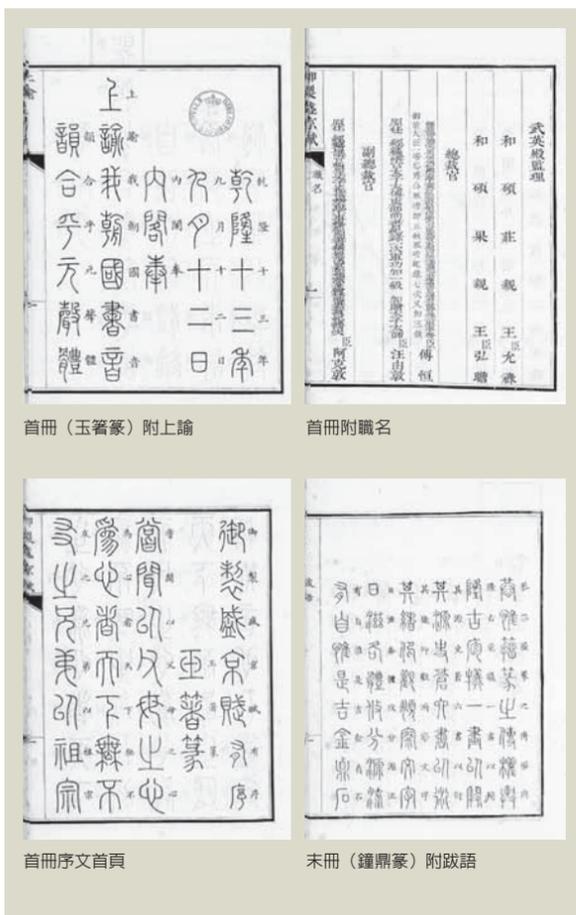


英莪鬱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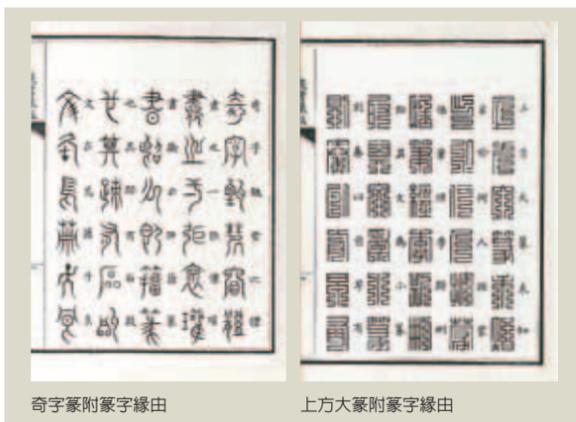


陪京集慶

圖六 清 蔣溥 東巡備勝 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
據詩句內容及行經地點判斷，此冊頁應是蔣溥描繪乾隆19年清高宗第二次東巡之作。此次前往盛京的路線，與乾隆8年首巡大致相仿。



圖十一-1 《御製盛京賦》 清刊本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



圖十一-2 《御製盛京賦》 清乾隆13年武英殿三十二體篆文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蠱。最後以「敬之敬之，翼翼惴惴，於億萬歲，皇圖永綿」總結。滿、漢文賦詞均以凝練的文詞，虔敬地向皇天大地與祖宗先聖祈求護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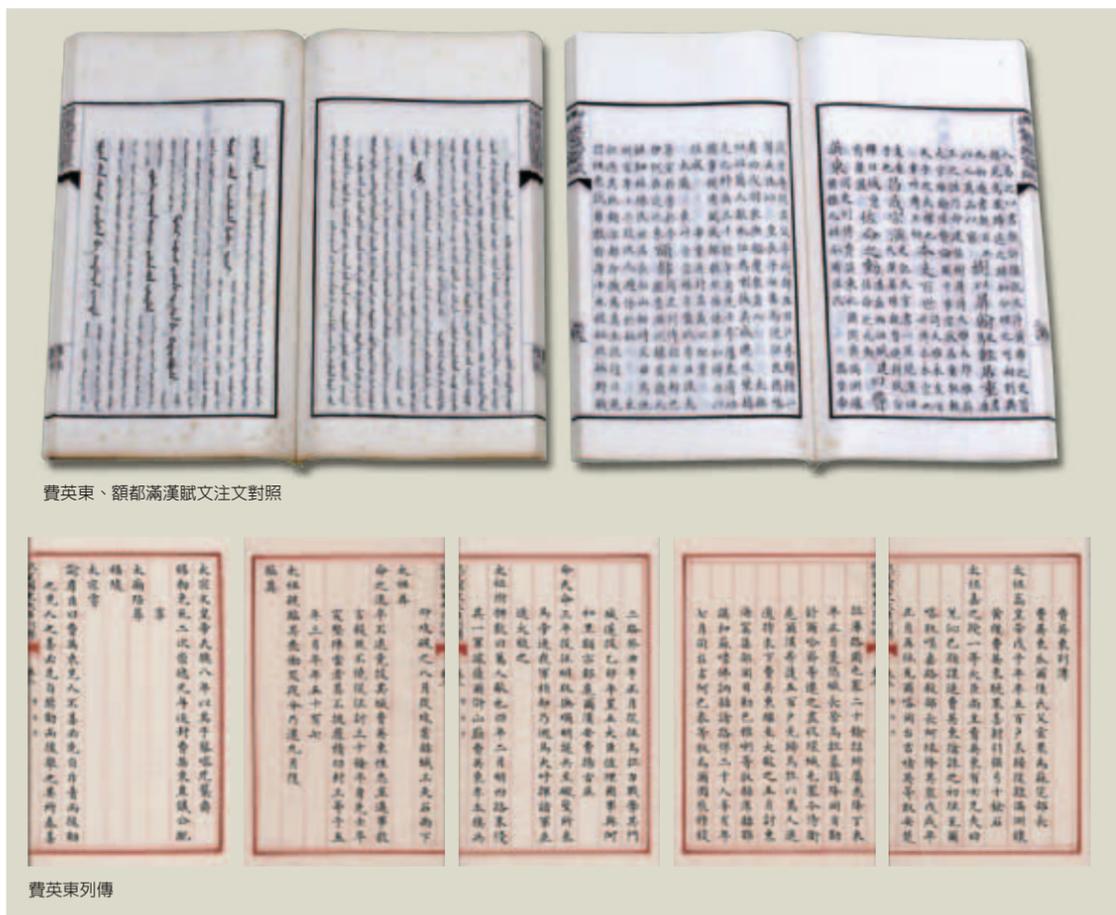
值得注意的是，對於不熟悉典故的讀者，滿文本有助於不假注文而更容易直接理解，例如：「循我留都，殺種珠丘。」意即：抵達我們原本建都之地，於祖陵殺牲口祭祀，滿文讀如：musel da gemlehe bade isinjifi, nafari munggan de ulha wame wecehe，

語意清楚明白。《御製盛京賦》的注文除了與漢語聲韻相關的說明及例句不譯滿文之外，所有注文中的徵引文獻及文句，無論經史子集，或是本朝官書要文，均一併翻譯。如此豐富了滿文翻譯文獻的種類，提供多元化的理解途徑。也有學者主張，〈頌〉這個部分是滿文先完成的，是成熟的滿文文學作品，並非譯作。（註二）

至此，《御製盛京賦》的運用才剛開始而已，這是因為五年之後，即

乾隆十三年（一七四八），滿漢文《御製盛京賦》又轉換面貌改成篆字版本。

院藏二部篆字《御製盛京賦》，均為清乾隆十三年武英殿刊本，惟冊數有別。其一為二函三十二冊，即三十二體篆字，一冊一篆，為完整本。函面各貼十六冊之總目，而各冊封面寫有題籤，如首冊為「御製盛京賦玉箸篆」，末冊為「御製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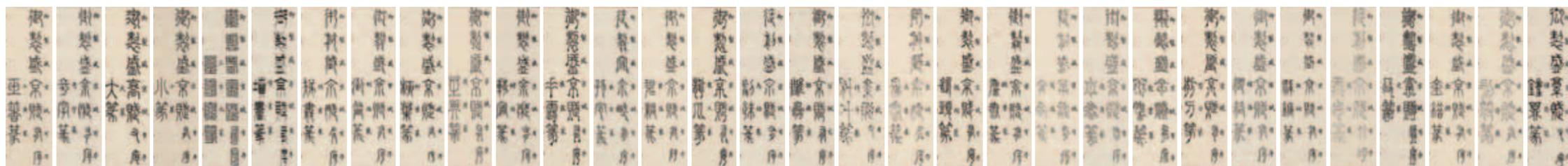
圖十 上：滿漢文《御製盛京賦》 清乾隆8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
下：《國史大臣列傳正編》 清內府朱絲欄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揚威。賦文還描寫各類蔬豆禾穀、布棉陶匏，無所不有。尤其莊屯與武備並重，「農隙教戰，守禦相望，國以殷富，兵以盛彊」。

聿造故宮，故宮赫赫

《御製盛京賦》內容第三部分為頌詞，乾隆皇帝透過頌詞，將賦文的精神改用四字文句表達，每十四句為一段，共分七段，九十八句；於此再次描述了景慕盛京之形勝、先祖開國之偉業，以及滿洲與大清，故土與帝國的緊密連結。

首句為「於鑠盛京，維藩之陽」，繼以「俯臨區夏，襟控中外」等句說明盛京形勢之要：「昔我皇祖，三至斯土」等句說明東巡已是家法傳統：「石馬悲風，淚泉沾衽」等句緬懷開國維難。「聿造故宮，故宮赫赫，聿升太階，太階奕奕」等句則描寫開國規制及陪都氣象，此四句滿文讀如：ihubha fe gungun ter sehe, ikiri terkin de wesinjhe, kiri terkin jergilehe。意即：來到已建造的舊宮殿，舊宮殿整齊威武；上來一連串的臺階，臺階層次疊



圖十二 《御製盛京賦》 清乾隆13年武英殿刊三十二體篆文本 32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向上古的精神。

頁面版框高二·四、廣一六·五公分。版式為四周雙欄、版心白口，單魚尾。中縫上記「御製盛京賦」，下記頁次。行格為每半頁五行，行七字。每行篆體字右側有楷體小字作為釋文（滿文本釋文則寫於左側）。

據學者分析各篆由來，可知：「三十二體篆書之結構，來源於籀篆、款識金文與傳抄古文。其加飾改造手法一是在起收筆處加飾附件或變化筆致。二是於線條上作曲繞、方折、寬細，或易以鱗、龍、龜、鸞鳳諸形。扣除這些設計性極強的添飾雜篆，主要篆體仍是大篆、小篆、鐘鼎款識與傳抄古文奇字。」（註三）

關於製作篆體《御製盛京賦》的過程，由乾隆十三年總纂官傅恒（約一七二〇～一七七〇）〈恭篆御製盛京賦奏〉可稍知一二：

特命臣等將國書仿各體篆法繕寫成字，臣等祇奉明諭，欽遵辦理。伏查篆文筆于頓、搨，沿及斯、逸，有五體、六體、八體、十體、

五十六種十二家之目，或銘鐘鼎，或著簡編，世遠年湮，已多散佚。今攷金石所垂，尚有三十餘體可供撫仿。惟是繕寫宜有成書，而典籍浩繁，博綜匪易。臣等伏讀《御製盛京賦》，囊括姦言，包羅萬彙，義蘊既富，字數復多，應請即以《御製盛京賦》清、漢正文繕寫各家篆體，冀藉雲漢之華，用增芝蕙之重，并請特簡大臣經理其事，遴選滿漢儒臣，給之筆札，敬謹繕錄進呈，仰候睿裁，庶垂藝苑之鴻文，作墨林之環寶。（《欽定盛京通志》，卷一三〇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）

在此之前，乾隆皇帝鑑於宮內及交泰殿所貯御寶，數量、地點並非確實，查對《會典》又名實皆不相符，因而將交泰殿應貯之寶，定數為二十五，復於乾隆十一年製成《交泰殿寶譜》，接著又把印文重覆及清初使用的十個寶璽別藏於盛京。（註四）

二年之後，乾隆皇帝對於璽印的關注進一步轉移至滿文印文。

《御製盛京賦·玉箸篆》〈乾隆十三年九月十二日內閣奉上諭〉：

我朝國書，音韻合乎元聲，體製本乎聖作。分合繁簡、悉協自然。惟篆體雖舊有之而未詳備。寶璽印章，尚用本字。朕稽古之暇，指授臣工，肇為各體篆文，儒臣廣搜載籍，據援古法。成三十二類，且請以朕製《御製盛京賦》繕成清漢篆文。既廣國書，併傳古篆，足以昭示來許，著允所請，即以傅恒、汪由敦充總裁官，阿克敦、蔣溥充副總裁官，慎簡校對，繕寫人員，速竣厥事。欽此。

讀者若仔細留意乾隆十三年有關滿漢篆體《御製盛京賦》的論旨及相關奏章，便可發現各篆《御製盛京賦》的製作動機乃是欲規範滿文篆體，使得「清篆」可與「漢篆」相配。由此整理出三十二種篆體、六十四種文字，再獲准選用《御製盛京賦》篆寫。同年，朝廷重臣張廷玉（一六七二～一七五五）亦有〈頒賜八體篆書御製盛京賦羣臣合詞謝恩奏〉，此奏文顯示了在全本三十二體篆書《御製盛京賦》完成之前，已先完成八體篆書，頒賜臣工。



圖十三 引自李光濤、李學習編著《明清檔案存真選輯》二集

盛京賦鐘鼎篆」。各冊均有該篆體書寫《御製盛京賦》全文，以及篆體緣由，惟不含注文。首冊尚有篆字〈上諭〉（乾隆十三年九月十二日內閣奉上諭）及明體字〈職名〉，末冊則有篆字〈跋〉，由總裁官傅恒、汪由敦，副總裁官阿克敦，蔣溥列名。另一套僅存十六冊，分裝二函，為完整本之上函。此武英殿刊本迄今仍有不少單位典藏。（圖十一）

各函內容如下：

上函，冊一至十六，依次為：玉箸篆、奇字篆、大篆、小篆、上方大篆、墳書篆、穗書篆、倒薤篆、柳葉篆、芝英篆、轉宿篆、垂露篆、垂雲篆、碧落篆、龍爪篆、鳥跡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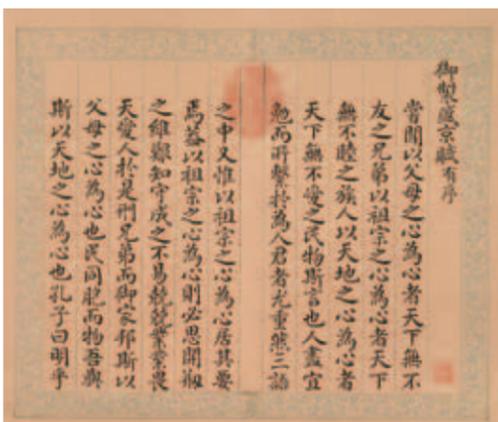
下函，冊十七至三十二，依序為：雕蟲篆、蝌蚪篆、鳥書篆、鵝頭篆、麟書篆、鸞鳳篆、龜書篆、龍書篆、剪刀篆、纏絡篆、懸鉞篆、飛白篆、爻篆、金錯篆、刻符篆、鐘鼎篆。（圖一、十二）此煌煌三十二冊，封面淡雅，內頁潔淨，細緻精巧又不失氣派。古典賦體與古篆書跡相合，展現皇權締造的盛世藝趣具有回



圖十六 乾隆8年盛京謁陵禮成樂章 《大清國史志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七 清 金士松乾隆盛京賦 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### 滿漢文《御製盛京賦》的相關問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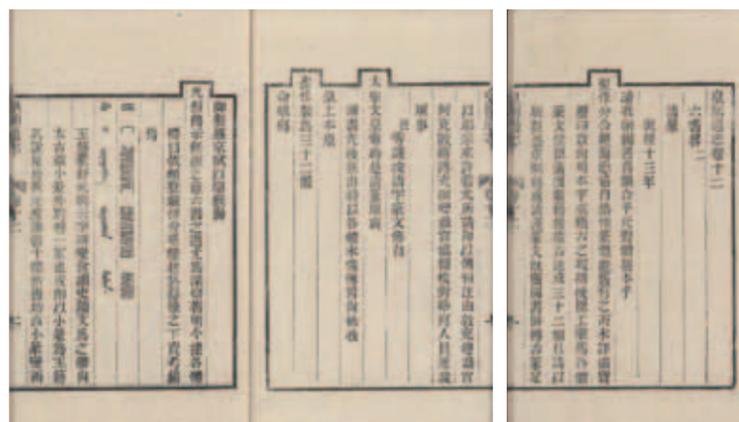
乾隆皇帝展現滿漢文《御製盛京賦》的方法十分多樣，不限於上述乾隆八年滿漢文殿刊本《御製盛京賦》，以及乾隆十三年滿漢篆體《御製盛京賦》。而乾隆皇帝首巡盛京之舉，除了刻印《御製盛京賦》之外，值得進一步思考還有那些相關的藝文表現？或許盛京在清朝禮樂秩序中佔有何種地位也是一個觀察的角度。（圖十六）進一步可討論，乾隆皇帝所引領的東巡故土活動，無論精神或

另據《清實錄》、《上諭檔》所載，就在乾隆皇帝於正式頒行上諭，說明製作三十二體篆字《御製盛京賦》的前一日，即乾隆十三年九月十一日，已頒旨諭令傅恒等人重新整理四譯館所存外國及番字諸書文字，二者當有某種關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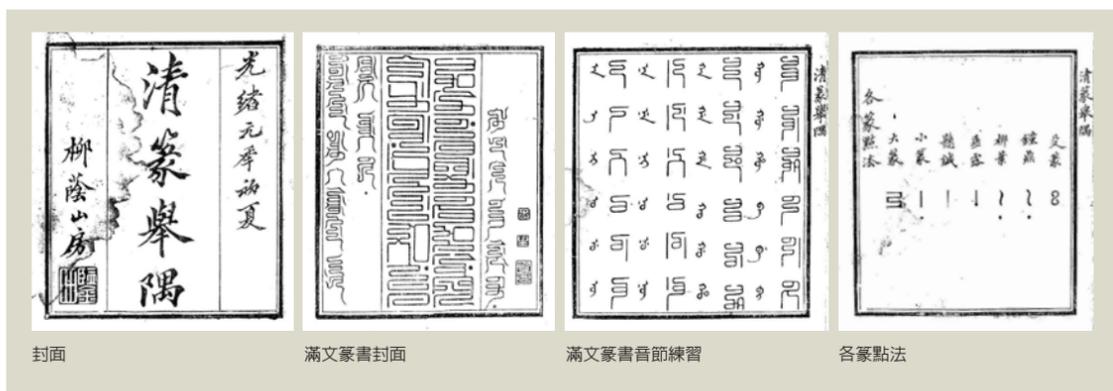
確定清篆、漢篆樣式之後，以其中九種應用於職官印文，並將《交泰殿寶譜》重刻改鑄，進而汰換全國璽印，費時三年。（註五）篆體《御製盛京賦》終於成爲上至天子，下至地方官，旁及屬國國王的禮制格局範本。（圖十三）

篆體《御製盛京賦》的出現還使滿文與滿洲文化、滿洲意識產生新的論述形態，把滿文從借自蒙古，再到增加圈點的發展，類比於歷史悠久的漢字演變。（註六）乾隆年間《四庫全書總目·御製增訂清文鑑》如是闡述：「亦如籀變小篆，隸變八分，踵事而增，以日趨於精密。」《皇朝通志·六書略一、二》評論滿漢文篆字的發展歷程，指出漢篆「篆降而隸，隸降而楷，偏旁穿篆，不免影響

依附」，清篆三十二體則是「蟲魚鳥獸，草本山川，陶鎔萬象於一治，又直追古皇，仰觀俯察之心，以神而明之。」甚至將拼音文字系統的滿文與漢字並駕齊驅，進而得出「國書（滿文）爲諧聲之祖，何嘗非象形之祖」的論斷。（圖十四）我們再看晚清旗人文藝《清篆舉隅·序》：「我聖人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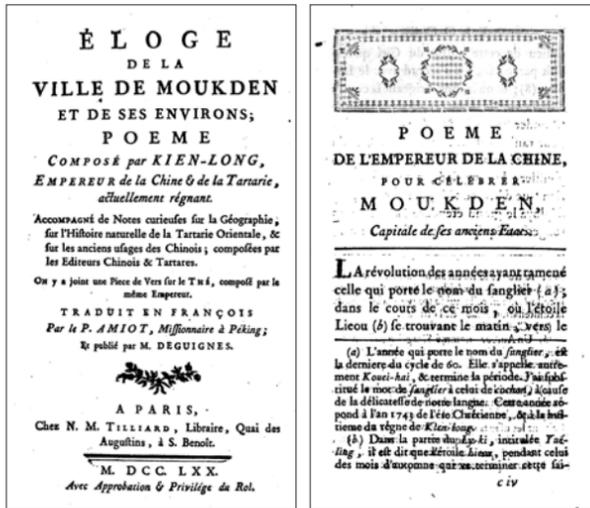
圖十四 清高宗敕纂 《皇朝通志·六書略二》 清乾隆間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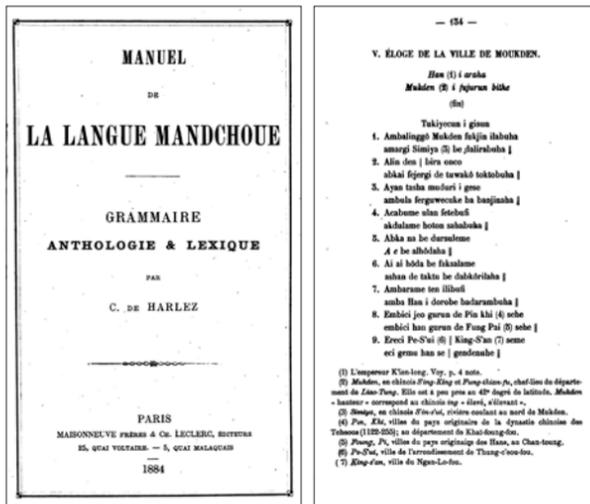
圖十五 清 文斐《清篆舉隅》 光緒元年柳陰山房刊本 日本東洋文庫藏

演畫國書（滿文），變化無常，神明莫測，蟲書鳥跡，與古維新，上追羲皇夏商周，列國秦漢，變而通之，可曰『書同文』。」恰當說明了滿文篆字對旗人文化心理的影響。（圖十五）

漢字由籀而篆而楷的發展，是由繁而簡的過程，滿文書法卻反向發展。滿洲族群的語言文字可提升至「與古維新」的立命，也是《御製盛京賦》帶來的影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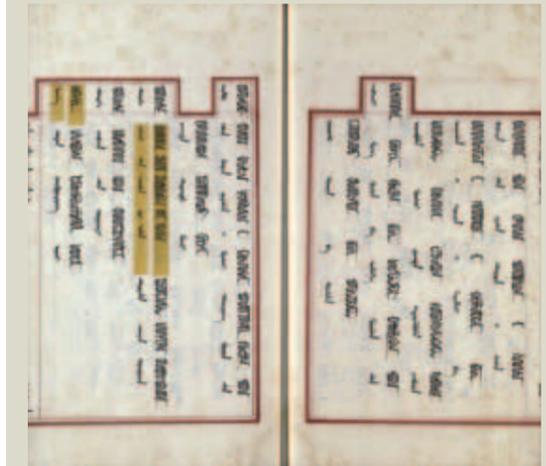
圖二-1-1 法文譯本《御製盛京賦》  
Éloge De La Ville De Moukden et de ses environs, Traduction et notes de J.-M. Amiot, missionnaire à Pékin. Tillard, libraire, Paris, 1770.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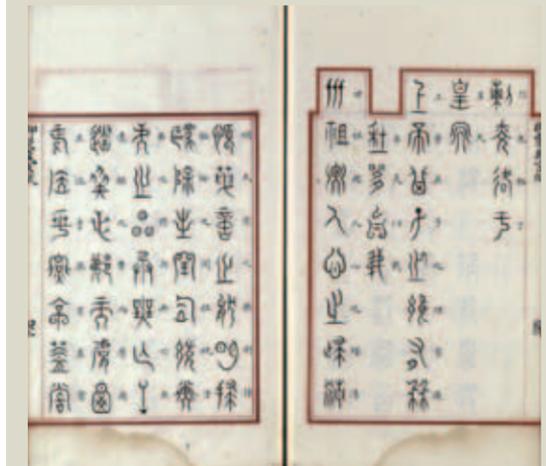
圖二-1-2 滿文《御製盛京賦·頌》收入於法國出版《滿文文法》  
C. De Harlez, Manuel De La Langue Mandchoue, Grammaire Anthologie & Lexique, Paris 1884.



封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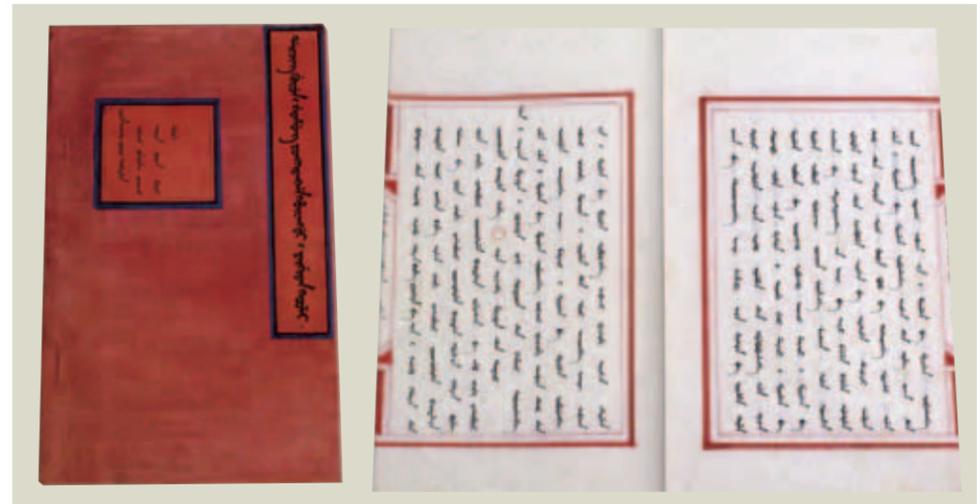


滿文本黃簽改寫



對應漢文

圖十九 滿漢文《御製盛京賦》 奇字篆 清乾隆13年内府精寫本 華盛頓大學圖書館藏



圖十八 滿文《御製盛京賦》 收入《大清高宗純皇帝滿文實錄》 卷220 乾隆8年10月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二十 清高宗 《御製全韻詩》 清乾隆間武英殿刊袖珍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物質層面均極力提升「盛京」的地位，無疑擴大了清宮的內涵，這與所謂的中央與地方、內地與邊疆二元互

動的概念當有差異。《御製盛京賦》這個不斷被複製的文本還有諸多尚待釐清的問題。

《欽定皇朝通志·都邑略》及乾隆年間以後諸本《盛京通志》亦收錄全文，《御製盛京賦》在這些官書典籍裡當發揮重要作用。

《石渠寶笈》卷七載有〈陳邦彥書盛京賦一軸〉，「素絹烏絲欄本小楷書」；《皇朝通志·金石略》卷一百六載有〈御製盛京賦四體書〉：「御製盛京賦真、草、隸、篆四體書帖，真書為勵宗萬；草書為梁詩正；隸書為張若靄；篆書為汪由敦。冊高二寸許，筆細如髮。」至於院藏盒裝精美，工筆精巧的〈清 金士松乾隆御製盛京賦冊〉，亦是多樣化展現之例。（圖十七）

關於《御製盛京賦》的版本問題甚多，滿文本尤其甚少被關注討論。（註七）例如：《御製盛京賦》全文收入《高宗純皇帝實錄》，即表示亦可見於滿、蒙文本實錄，其翻譯又有何特色？（圖十八）此外，華盛頓大學圖書館藏有滿漢篆體《御製盛京賦》十種共二十冊，其中滿文本或因用字習慣的改變，或因審定譯文而調整用字，因而出現以黃簽黏貼另寫新字的

源流與大清開國題材，還表現在哪些作品呢？例如在長篇詩作方面，尚有《御製全韻詩》一例。此詩約成於乾隆四十三年，內容分為上平、下平、上聲、去聲、入聲四聲五部，全書五卷共一百零六首。其序曰：「上下平聲，書我朝發祥東土，及列聖創業，垂統繼志述事之宏規。」於此同樣先標舉滿洲發祥聖地。（圖二十）

至於滿文本《御製盛京賦》，已於乾隆年間流傳於海外，編作滿文教材，且譯為法文，而有中外文化交流現象（圖二一）；對於自乾隆年間以來，發展至今的滿文書法、美術字的深遠影響，則又是十分有趣的一類課題。（圖二二）

結語

乾隆皇帝的賦作數量雖不及御製詩文般隨處可見，出現在其經手過的器物、書畫之中，然而《御製盛京賦》的地位十分特別。這篇根植於緬懷祖先，東巡謁陵的文學作品，以不同化身的展現，產生如此廣泛的流傳，無論是從出現的層面，或是從



左：滿文圖書封面設計 滿文轉寫：manju hergen i fukjingga hergen  
右：填書篆單字練習 引自安雙成編，《滿文美術字》  
左：「春月遠慮」滿文轉寫：niyengniyeri biya i goro seolen  
右：漢文「瓊樓」 錫伯文「玉樓」轉寫：gu taktu  
引自《格吐肯書法集》

圖二二 當代滿文篆字



圖二三 清乾隆年間 十三排銅版地圖（重印乾隆內府輿圖） 第22幅9排東1 平圖021068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
以柳條邊為視覺主題的「大盛京」地區，涵蓋盛京（奉天府）、熱河、吉林及東部蒙古，是為清朝「龍興之地」。

多樣化媒材的運用與再現進行觀察，《御製盛京賦》確實可作為理解乾隆皇帝展現其藝術品味的切入點。

《御製盛京賦》曰：「皇矣陪都，實為帝鄉」，滿文讀如：ferguwecuke mukden i ba, yala han i talga，意即：神異的盛京地方，果真是帝王的鄉里。以盛京之名，進而將東北的自然

天地與自古以來的歷史活動，整體地作為滿洲的故土與資源。（圖二三）因此，盛京不只一再被強化為龍興之地，更進一步被賦予政治文化的意涵，成為乾隆皇帝的藝文世界裡最具代表性的滿洲元素。<sup>10</sup>

作者為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

註釋

1. 《清實錄·高宗純皇帝實錄》，冊一一，卷二二〇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一九八六，頁五九六。
2. 金壽方，〈滿文詩《御製盛京賦·頌詞》的藝術特色〉，《滿族研究》一九八五年第一期，頁四一、七一—七五。作者比對漢文頌詞指出共有七處出韻，而對應的滿文本則是首尾整齊的字母，顯示協韻完整，故推測很有可能頌詞是先由滿文寫成，再譯成漢文。
3. 游國慶，〈古漢字與雜體篆——以三十二體篆書御製盛京賦為例〉，《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刊》，二〇〇六，頁一〇。
4. 〈御製交泰殿寶譜序〉、〈御製盛京尊藏寶譜序〉，收錄於《欽定大清會典則例》（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），卷二，內閣，頁一三—一七。
5. 實際應用於鑲印的九種篆體：國寶及皇帝寶印用玉箸篆或芝英篆；文職一、二品用尚方大篆；武職一、二品用柳葉篆；內文職三品、外布政使司等用小篆；內四、五品，外三、四品用鐘鼎篆；內六品，外五品以下用垂露篆；武職三、四品用受篆，四、五品以下用懸針篆。參見《（乾隆朝）欽定大清會典》（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），卷二八，禮部，頁一一—一三；《（光緒朝）欽定大清會典事例》，卷三二一，禮部，頁一五。
6. 林士銓，〈契約文書中的滿漢合璧章：以《宜蘭古文書》為例〉，《政大史粹》二〇〇一年第四期，頁一一—一〇。
7. 書法史及版本學角度的研究成果可參考張萬興，〈漢滿三十二體篆書《御製盛京賦》的影響及其對中國書法史重構的啓示〉，《中央民族大學學報》第一八六期，二〇〇九年五月，頁九二—九六；盧秀麗，〈乾隆《御製盛京賦》版本源流〉，《滿族研究》二〇〇五年一月，頁九五—九六；盧秀麗，〈關於漢滿合璧三十二體《御製盛京賦》清內府精寫本的探究〉，《圖書館》二〇〇八年三月，頁二二—二三。